

殷墟甲骨文疑难辞例考释六则

齐航福

(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所, 河南 郑州 450002)

Abstract Now the majority of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have been able to correctly explained. Some divergent difficult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need be explained according to the version or the same text relations and even other relative divination. If some inscriptions are still difficult to be explained, we can temporarily deduce the lexical category of difficult character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from the grammar.

Key words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Yin Ruins, some inscription difficult to be explained, textual research and explication


摘要: 如今我们已经能够正确解释甲骨文中的大多数辞例。对于一些迄今理解尚有分歧的疑难辞例, 应尽可能地通过同版或同文关系, 甚至其他卜同事的关系, 来思考这些疑难辞例的辞意。若卜辞辞意难以推知, 可以暂从语法学等角度对卜辞中的某些疑难字作词性上的定位。

关键词: 殷墟甲骨文; 疑难辞例; 考释

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 如今我们已经能够正确解释甲骨文中的大多数辞例。不过, 还有不少辞例, 其辞意难以理解, 或者学者们之间的理解分歧较大。在平日研读甲骨文的时候, 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些疑难辞例。对于这些疑难辞例, 我们的做法是: 尽可能地通过同版或同文关系, 甚至其他卜同事的关系, 来思考这些疑难辞例的辞意。有时, 若卜辞辞意难以推知, 可以暂从语法学等角度对卜辞中的某些疑难字作词性上的定位。本文共讨论疑难辞例八则, 不对的地方, 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第一则, 卜辞中的“侯任”可以用为牲名。下述一例卜辞为宾间类^①:

(1) 侑于辛母、妣己羌。/丁亥卜: 勿侑于羌甲侯任。/侑于祖丁一牛。/侑于祖丁一牛。(《合集》1784 + 《合集》1829^②)

第一辞中的“辛母”, 乃先神“母辛”之倒文。第二辞中的“侯任”二字, 《合集》拓片中不清, 因此《合释》以及《摹释》等均无释, 《乙编》5574 中二字残缺但也算很清楚, 作“”, 二字释作“侯任”应该没有问题。

卜辞中有捕获“在方”侯任的记载, 如《合集》6963 (师宾间类)、《合集》6799 (师宾间类)、《怀特》434 + 《合集》21375^③ (师宾间类) 等。因此, 裘锡圭先生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们担任的王事太繁重的缘故, 所以“任有叛逃现象”^④。“侑于羌甲侯任”辞则进一步说明, 被捉回来的侯任是会被用为牺牲来祭祀先神的, 而这点是我们先前所未能了解的。

第二则, 卜辞中“受”、“令”均为神名。宾组卜辞中有下述一辞:

(1) 句方于受、令。(《合集》6155)

“受”、“令”均可以单独作神名。如《合集》22075 (午组) 有“辛亥卜: 侑岁于帝牢。/侑岁于受, 工(贡)牢”辞, 从这里可以看出“受”是与“帝”并称的神名。《英藏》1239 (典宾类) 有“唯大示。/贞: 帝于令。/贞: 帝于令”辞, 《合集》14320 (典宾类) 有“贞: 帝于令。/贞: 勿燎于东”辞, 从这里则可以看出“令”也是指神名。究竟“受”、“令”二者是指同一个神名还是分别指两个并列神名, 我们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卜辞中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神名并称的情况并不罕见,如《合集》10076(典宾类)“岳、河、魃”等。所以我们主张在“令”前点开,以更好地表示是两个神名宾语。时兵、张玉金等先生均没有在“令”前点开^⑤,与本文有别。

第三则,“惠可用于宗父甲”解

有下述一例无名类卜辞:

(1) 惠可用于宗父甲,王受有佑。(《英藏》2267 = 《合集》40982)

本辞之“可”,或认为当指“可日”,即建除中的“陷日”,主张本辞是卜祭日的卜辞,将于可日祭父甲^⑥。此说不可从。黄天树先生曾经把它看作助动词,训为“可以”^⑦。但是考虑到卜辞中“惠”字位置尽管多样,而位于助动词前的例子还没有见到过,因此,这里的“可”不会是助动词,极有可能是“用”的宾语^⑧。后来在笔者就这个问题向黄天树先生请教时,他提出“可”疑指可国的首领,卜辞中用为人牲。《合集》27990(无名类)中有“惠可伯惠呼𠄎𠄎𠄎方、𠄎方、𠄎方”辞,其中的“可伯惠”语是指私名叫“惠”的可国首领。例(1)与《合集》27990同属于无名类,而且无名类卜辞中也有殷人祭祀时用方伯首领的头颅来祭祀先人的例子,如《合集》28092等。因此,例(1)中用为人牲的“可”或就是指“可伯惠”这个人。只是在《合集》27990中“可伯”是殷人的友邦,例(1)中却用为人牲,看起来相互矛盾。考虑到无名类卜辞的时间跨度较长,而且殷商时期商王室与其他方国之间时友时敌,两辞中指同一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

第四则,是“在自目”,还是“在自臣”

子组卜辞中有下述一例:

(1) □□,子卜:朕在自𠄎归。(《合集》21740)

“𠄎”字,《合释》、《摹释》以及常耀华先生均释为“目”字^⑨。因为卜辞中的“目”确实可以作地名、人名或方国族名等,所以主张此说的学者如常先生把“目”解为部族名。此可备一说。如果该字确为“目”,因为在“目方”^⑩之辞中“目”可以解为“监视”、“侦伺”义^⑪,所以“在目”也可解为“在”从事侦伺之人。

不过,同样属于子组的《补编》6837(=《英藏》1901 + 《英藏》1900^⑫)版有辞曰:

“丁卯,子卜:□东𠄎人归。/丁卯,子贞:我人归。”与上举《合集》21740“朕在自𠄎归”比较,可以发现“𠄎”与“𠄎”应是同一个词。

陈剑先生对历类卜辞中“臣”、“目”等混用的现象曾有论述,认为这些混用现象基本上是历类中独有的^⑬。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宾出类中也有这种现象,如《合集》630中的“𠄎小臣”之“臣”正混作“目”形,而《合集》629中的“𠄎小臣”之“臣”则不混。现在看来,二字混用也见于子组卜辞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应该引起注意,据我们留意的材料来看,一般都是“臣”字误刻作“目”形,而不是“目”误为“臣”。所以,黄天树先生在引用《合集》21740时就把“𠄎”字写作“臣”是可信的^⑭。“𠄎”形应该就是“臣”字误刻所致。

第五则,“惠𠄎犬于天”试训

参照《合释》、《摹释》等,午组有卜辞曰:

(1) 惠犬于天。(《合集》22454)

董莲池先生对非王卜辞中的“天”字做过很好的整理,他也赞同这种读法^⑮。可是该辞正好位于断裂处的上边,是否是残辞也应该考虑。即使把该辞视为完整的,“𠄎犬”能否看成一个动宾结构,“𠄎”为用牲法呢?我们认为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也就是说“𠄎犬”也有被看成定中结构,“𠄎”为地名或人名的可能性。试看下面一辞:

(2) 惠御𠄎牛于天。(《屯南》2241)

该辞同样属于午组。“𠄎牛”中的“𠄎”也有不少学者视为祭祀动词。尽管卜辞中有不少辞例中的该字确实可以用作祭祀动词^⑯,但在本辞中却不是。“御𠄎牛于天”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是把它的结构理解为“V_甲 + O_因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即辞意为御除“𠄎”这个人的疾患而用一头牛祭祀名“天”的神灵;第二是把它的结构理解为“V_甲 + O_牲 + 于 + O_{于(神)}”式,即辞意为用“𠄎”地或“𠄎”人之牛来御祭名“天”的神灵。无论哪种解释,“𠄎”都不是用牲法,可以视为人名或地名^⑰。

参看《类纂》第1278页,可知例(1)中的“𠄎”最应该视为人名或地名^⑱。“𠄎犬于天”与“𠄎牛于天”结构一样,不同的是,卜辞中后者前面有“惠御”字,而前者前面却只有“惠”字。“惠御𠄎牛于天”很好理解,“惠”

用在了祭祀动词“御”的前面，表明“御”是句子焦点。“惠𤝵犬于天”整条卜辞中没有见到祭祀动词，“惠”后直接跟着祭牲，这样的例子还是不乏其例的，如“惠豕于妣庚。/惠牝于妣庚”（《花东》3）、“惠于妣己”（《花东》39）等。诸例可视为祭祀动词在姓名前或姓名后省略。

两辞中的“天”怎么理解？上举董先生文从句法角度视之为神名，其说可信。不过他同时把“天”理解为青天^⑨，则似有可商。因为，同样属于午组卜辞的《合集》22094（+《合集》22441^⑩）中有“岁于天庚”、“岁于天癸”语，《合集》22097中有“惠豕御量于天庚”语，黄天树先生认为其中的“天庚”即“大庚”^⑪。黄说当可信。同样的，辞中的“天癸”是指“大癸”。既然卜辞中有单用区别字的王号省称，如“大甲”、“大丁”或“大示”等可以省称“大”^⑫，午组卜辞中的“天（大）庚”、“天（大）癸”等也很可能可省称为“天（大）”。《合集》22093（+《乙编》4944^⑬）中“天（大）御量”对比上举《合集》22094，更能看出“天（大）”为省称。

第六则，“土方侵我田十人”解

宾组卜辞中有“土方侵我田十人”（《合集》6057反）一语。

究竟该如何来理解这句，学术界分歧较大。其中郑继娥先生把本辞解释为土方侵占了我们的田地，（并抢走了）十个人^⑭。照此理解，则“我田”、“十人”分别作“侵”和“抢”的宾语^⑮，“侵我田十人”并不是双宾语句。

对于“十人”，有学者认为是指入侵者人数，也有学者认为是入侵者所掳掠的人数^⑯。按照前一种观点，“土方侵我田十人”表达的意思上同于“土方十人侵我田”，“我田”可以看作定中结构，一起用作“侵”的宾语。“侵我田”不是双宾语句。按照后一种观点，除像郑文理解的那样外，卜辞还可以标点为“土方侵我田、十人”，“我田”和“十人”是并列成分共同来作“侵”的宾语。因为卜辞中没有见到“侵”后直接跟人作宾语的用例，所以能否这样理解还是未知数。即便可以，“侵我田、十人”依然不能看作双宾语句。正因为“人”不一定能作“侵”的宾语，所以两说之中我们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除非像郑文那样在“十人”前补出一

个谓语动词来。

“土方侵我田十人”结构上可以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一语比照。与《左传》所载同事的《韩非子·十过篇》曰：“（秦穆公）因起卒，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杨伯峻先生认为《十过篇》所言或过夸^⑰。不管过夸与否，《僖公二十四年》所载“三千人”是指秦伯之人应无疑问。《僖公二十四年》在“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后有“实纪纲之仆”一语。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卜辞中的“十人”，还是《左传》中的“三千人”，后置的原因应该与要突出强调多少人有关。

此外，能否把“我”理解为间接宾语，把“田”或“田十人”理解为直接宾语呢？要是可以的话，则“侵我西鄙田”（《合集》6057正）也可以看成双宾语句。不过，对比“土方征于我东鄙”一辞（《合集》6057正），可以看出“我”是不宜看成间接宾语的。原因有二：一是“征”不能引导双宾语句；二是“V+于+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的双宾语句卜辞中我们还没有见到过，后世也很罕见。

① 对甲骨文组类的判定，本文多参看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繁体版），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简体增订版），科学出版社，2007年。非王卜辞部分，同时也参看蒋玉斌：《殷墟卜辞的整理与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② 张秉权、严一萍先生缀合，宋雅萍先生加缀，详见宋雅萍：《殷墟 YH127 坑背甲刻辞研究》附录七之第 14 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九十六学年度第二学期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另，本文引用甲骨著录书使用简称：《合集》=《甲骨文合集》；《屯南》=《小屯南地甲骨》；《英藏》=《英国所藏甲骨集》；《补编》=《甲骨文合集补编》；《怀特》=《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乙编》=《殷墟文字乙编》；《花东》=《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类纂》=《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合释》=《甲骨文合集释文》；《摹释》=《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

③ 黄天树先生缀合，参看黄天树：《甲骨拼合集》第 50 则，学苑出版社，2010 年。

④ 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古代文史新探》，360 页，江苏古

- 籍出版社，1992年。
- ⑤ 时兵：《上古汉语双及物结构研究》，94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199页，学林出版社，2001年。
- ⑥ 连劭名：《商代的日书与卜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连先生文所引另外一辞即《合集》27990中的所谓“可日”乃“可白（伯）”之误释。
- ⑦ 黄天树：《〈说文解字〉部首与甲骨文》，原载《语言》第3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后收入《黄天树古文字论集》，324~340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8月；黄天树：《殷墟甲骨文助动词补说》，载《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4期。
- ⑧ 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213页把本辞视为受事宾语前置应该是对的。
- ⑨ 常耀华：《殷墟甲骨非王卜辞研究》，78~79页，线装书局，2006年。
- ⑩ 参看《类纂》，205页。
- 11 参看《综览》第0463条。
- 12 蔡哲茂：《甲骨缀合集》第71组，台湾乐学书局有限公司，1999年。
- 13 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444~445页，线装书局，2007年。
- 14 黄天树：《黄天树古文字论集》，76、87、399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
- 15 董莲池：《非王卜辞中的“天”字研究》，《中国文字研究》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7年。
- 16 可以参看《类纂》，1017页。
- 17 有学者曾举过一批围绕“𠂔”占卜的卜辞，详见黄天树：《午组卜辞研究》，原载《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后收入《黄天树古文字论集》，133~148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
- 18 属于黄类的《英藏》2561版上有字作“𠂔”，同版另一辞中又有黄类卜辞中常见的地名“𠂔（召）”字。通过辞例和字形两方面来看，二者无疑应为一字之繁简二体。有意思的是，《类纂》1278页收入了前一字形，而《类纂》964~965页“召”字条却没有收入。如果午组卜辞中的“𠂔”与黄类中的“𠂔”确为一字的话，就更应该把“𠂔”视为地名了。
- 19 宋镇豪先生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2005年印刷）763页也有类似的想法，可以参看。
- 20 蒋玉斌：《殷墟子卜辞的整理与研究》附录三“子卜辞新缀80组”之第26组，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 21 黄天树：《〈甲骨文合集〉22097“天犬”卜辞辨误》，载《黄天树古文字论集》，218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
- 22 黄天树：《关于甲骨文商王名号省称的考察》，原载《语言》第2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后收入《黄天树古文字论集》，379~393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
- 23 蒋玉斌：《殷墟子卜辞的整理与研究》附录三“子卜辞新缀80组”之第23组，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 24 郑继娥：《甲骨文祭祀卜辞语言研究》，71页，巴蜀书社，2007年。
- 25 “抢”字可能是郑继娥先生据文义补出。
- 26 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载《古代文史研究新探》，296~34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 2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415页，中华书局，1990年。

(责任编辑：李丽娜)